

心香一瓣

中秋夜，“六姊妹”回来了

陈 琦

9月6日，位于淮南九龙岗的何家老宅再迎“主人”。奚美娟、高露、颖儿、曹斐然、李嘉琦一行，重返淮南这片熟悉之地，拍摄总台春晚歌曲《岁月漫长》情景短片。

灰砖老院，小巷悠长。正是电视剧《六姊妹》里何家生活的地方。时隔两年多，何文氏与四位孙子辈的姊妹，演绎回家乡过中秋的故事。奚美娟说：“剧组《六姊妹》)一起拍戏的人，又同时回到某一个地方，这是第一次……记得我们拍戏时是冬天，这次一路过来，看到满眼绿，感觉特别舒服。”颖儿说：“下车的时候，我就很感慨，然后那个眼睛就红了……”

从傍晚开拍，至夜色深沉，“剧情”围绕结伴归家、围桌聚餐、庭院

赏月徐徐铺展。晚风轻拂，丹桂飘香，皓月悬空，把团圆的氛围感拉满。

我有幸再次受邀，作为群演参加拍摄。这次，我穿了一件暗紫红的T恤衫，扮作老宅隔壁的邻居，站在离主演一步之遥的院门口。

三天前彩排时，导演“约法三章”——

“别穿全白和一码黑的上衣。”

“别用手机拍摄现场情景，以防剧透。”

“不要盯着演员和镜头看……”

此刻，导演手持喇叭说：“各位找准位置，背靠背，反向行走。”

就是说，最后播出时，不管是舞台大屏，还是晚会画面里，大概率只是我与“妻子”的一个背影。头顶虽

有无人机高空俯拍，如拍到，也就是房道里一个淡淡的身影。

我寻思，拍戏嘛，就是靠群演的配合衬托，增强现场氛围感和情感浓度，共情中让演员呈现最灿烂的自己和最真实的剧情。

戏里，奚美娟老师饰演的奶奶，带着几位何家姊妹，回到故土，在院子里叙说思绪。

戏外，这片历史文化街区，因《六姊妹》被全国观众熟知，吸引了各地游客的脚步和目光——九龙岗矿1930年开建，先后建有东矿和西矿，于1982年关闭。半个世纪里，生产煤炭2458万吨。百年时光，那高耸屹立的克虏伯井架，矿业所的四合院，以及沿街의灰砖墙、粗壮的梧桐树、悠长的小巷，依然藏着淮南矿区几代人

的烟火记忆。

天色渐晚，灯光点亮何家老宅。短片讲述的，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的念想：月满之时，踏上归途，与亲人团圆。主演们沉浸式演绎何家的中秋之夜。群演们配合着前行后退，放慢脚步，调整行走的肢体、神态，一遍又一遍反复打磨，前后一共拍摄六七次，方才“过关”。

随后，又转至何家新宅东侧投入拍摄。依旧是我们这些群演，用背景里的身影和笑脸，默默烘托这份人间温情。哪怕是待命候场，也在为下一个拍摄思索蓄力。

淮南九龙岗，曾经是拍摄电视剧《六姊妹》的主景地。如今，录制秋晚短片，见证“六姊妹回来了”。温情画面里，讲述着千家万户的故事……

岁月留痕

老钟表里的国庆声

王小菁

几时的记忆里，我最期盼的，便是国庆清晨老钟表响起的声响。天光微亮，第一缕晨光漫过窗棂，斜斜淌进屋内，老钟表便准时响起报时声。铛——铛——厚重绵长的钟声缓缓地散开，仿佛自悠远的岁月深处缓步走来，带着金属独有的醇厚暖意。父亲总笑着同我说，这是老钟表在唱歌，唱给脚下这片土地听。我便伏在钟表跟前，睁大眼睛凝望内部环环相扣的齿轮。齿轮緊緊咬合，一格一格缓缓转动，步调整齐划一，像极了阅兵方阵里步履铿锵的身影。

那时国庆，整条老巷都会挂满红旗。秋风掠过街巷，红色旗面迎风舒展，簌簌作响，和屋内钟表滴答前行的声响交织相融，成了属于童年最盛大动人的乐曲。隔壁大爷总会搬出老旧的收音机，调好音量，激昂明快的旋律顺着风漫遍整条巷子。我们一群孩童穿梭在巷弄之间肆意奔跑，手里攥着五分钱一支的冰棍，清甜冰凉顺着喉咙漫进心底，仿佛将一整个丰盈的秋日，悄悄收纳进年少的时光里。

年岁慢慢增长，国庆的喧嚣里，渐渐添上了烟花绽放的轰鸣。每到节日夜晚，父亲便会将我扛在肩头，去往江边。夜幕之上，一朵朵烟花次第腾空炸开，赤红、鎏金、翠绿，细碎的光散落夜空，化作漫天星子。远处老屋传来的钟声穿过江面，被江风揉碎，断断续续飘到耳畔，好似一句绵长未尽的絮语。父亲轻声说道：“你听，老钟表正一分一秒，数着我们过节的时光。”我懵懂地点头，抬眼间，依稀看见他鬓角悄悄染上的浅浅霜色。

又是一年国庆，我站在高楼上俯瞰满城璀璨灯火。手机屏幕亮起，是

母亲发来的视频。镜头缓缓扫过老屋墙角，那座老钟表依旧不曾停歇，滴答，滴答……平稳前行，好似一条永远不会干涸的长河。母亲轻声说起，父亲方才还念叨，今年的钟声，听着似乎比往年更加清亮。那一刻，一股温热漫上心头。钟声从来不曾变响，流转的，只是匆匆前行的岁月。

今年国庆，我踏上归途，重回阔别已久的老家。老钟表依旧伫立在熟悉的墙角，木壳上的纹路历经光阴沉淀，愈发厚重，如同长者掌心历经风霜磨出的薄茧。身旁的孩子满怀好奇，俯身将耳朵轻轻贴在钟面上。“妈妈，它好像在低声说话呢。”孩子清脆的声音响起。我含笑蹲下身，静心聆听，钟摆咔嗒、咔嗒，沉稳落下，每一声，都轻轻叩击在心间。

阳光穿过堂屋的窗格，落在来回摆动的铜钟摆上，细碎的金光跃动起伏，像一颗永远滚烫、不曾停歇的心。我恍然读懂，这钟声承载的从来不止是分分秒秒的光阴，里面藏着几代人相守相伴的温情，藏着千家万户生生不息的烟火，藏着这片土地最朴素、也最珍贵的人间安宁。

夜空之中，烟花骤然绽放。漫天流光里，老屋的钟声仍在缓缓地回荡。这声响，和我儿时听见的别无二致，和父亲年少时听见的别无二致，和这片土地无数次跳动的脉搏同频共振。滴答，滴答，滴答……似细雨润物，似溪水奔涌，世间所有温柔美好的事物，都伴着这节拍从容坚定，一路向前。

我心底深深懂得，只要这钟声依旧回响，那些珍藏在记忆里的时光便永远鲜活。只要这钟声不曾停下，每一个国庆节，都是一场温柔的归期。

凡尘一瞥

一树栾华一城秋

伟大江

《诗经》有云：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”暑气渐退，清风入城，大地也有了秋意。最先让我察觉季节变化的，常不是天高云淡，而是街边的栾树。栾树初秋开黄花，花谢后蒴果新红，远远望去，黄红相间，把寻常街巷也点亮了。

栾树并不起眼。春天抽叶，夏日浓荫，到了初秋，细碎的黄花一簇簇开在枝头。风一吹，落花散在路边、草地和台阶上。再过些日子，枝头便挂起红褐色的蒴果，薄薄的果皮鼓成三棱，远看像一盏盏小灯笼。黄花还未落尽，红果已经接上，一棵树便有了两层秋色。

城里的栾树多种在道路两旁。早晚经过，常有人停下来拍照。孩子喜欢捡落花，也有人拾几串蒴果拿在手里看。老人坐在树下长椅上说话，年轻人则从树影中匆匆走过。人来人往，枝头的颜色也一天一天深起来。黄昏时最适合看栾树。夕阳从枝叶间漏下来，花和蒴果都染上一层暖色。车流从树下经过，灯还没有亮，但街道已经有了温暖的光。这样的景象并不壮阔，却是很耐看。城市的秋天，有时就是从这一树栾华开始的。

在乡间，秋意很容易从田野里看出来：水稻渐黄，瓜果渐熟。到了城里，季节便藏进了路旁的草木。栾花开了，才忽然觉得暑气真的退了；等枝头的果子渐渐转红，早晚的风也有

了凉意。

我喜欢栾树，倒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。它不像桂花那样香气宜人，也不像枫叶那样一到深秋便夺人眼目。它的花很小，果子也小，却一树一树地开，一条街一条街地黄起来、红起来。看得久了，也就熟悉了这种颜色。每年它一出现，便知秋近了。

节日前后，栾树又显得热闹些。金黄的花还在枝头，红褐色的蒴果已经垂下来。孩子捡起掉落的果子，有的拿在手里摇，有的带回去夹进书里。草木原本没有什么节日，一到了人的生活里，也便有了自己的热闹。

这些年，城里的模样在变，栾树仍是一年一年照着自己的节候生长。花黄了，果红了，叶落了，来年春天又重新抽芽。它站在街边，很少有人特意留意，却把一季一季的变化都写在枝头。

夜色渐沉，路灯次第亮起，树上的蒴果在灯下显出暗红。风一来，枝叶轻轻响着，偶有几片叶子落到路边。归家的人从树下经过，有人脚步匆匆，也有人停下来抬头看上一眼。

一树栾华，一城秋意。城市里的季节，原来也不全写在日历上。它在早晚渐凉的风里，也在街边草木一点点变化的颜色里。年年花开花落，人们照旧上班、上学、回家，日子就这样向前。而栾树每到秋天，又把那一树黄、一树红，安安静静地送到街头。

凡人心迹

拈花一笑

郑凌红

网上买来的金华佛手，通体金黄，散指，花状，如一抹秋阳入室。置于床头，有一见如故的小欢喜。

都说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枚佛手，遇到哪只就是哪只，这是我和它的缘分。抬头凝思，记忆飘散。多年前，坐在绿皮火车上，过金华地界，有当地乡民趁停车间隙，钻进车厢，售卖佛手。彼时所见，颇为惊奇，青绿色的模样，有灵性，通人性，像是一种召唤，让你忍不住伸出手去，摸一摸，留下它。

佛手，佛手，似佛之手。眼下正值青佛手季，鲜嫩青涩，有着玉一般的颜色和质感。连带着整个枝条取下，特别适合插花观赏，如君子品茶，最宜独坐幽窗。为了这佛手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，特地找来多年前友人相赠的“浙料青花”，它瓶口宽阔，底座厚实，绿若青天，飘飘渺渺，祥云腾绕。佛手入内，远观近闻，颜色、气味、形态、意

念浑然一体，有意无意间，带你晃晃悠悠进入清雅之境。

这是一种生活禅。我随着它，感知季节的轮转。这佛手，我未曾见过它的青，却真真切切感受到它的“黄”。它宣告了夏天被风吹走了，秋天正阔步而来。面对一场秋雨一场凉，我知道我的心已慢慢静了下来。这几年，生活两点一线，下班后多在书房待着，烦闷有之，孤独有之，彷徨有之，无奈有之。有时腰酸，有时颈疼，有时眼花，有时茫茫然对着电脑屏幕发呆。几番无聊之后，终究耐不住性子，出去走走。

没曾想，弹丸之城，一路上碰上了不少熟人。老同事、老乡、老同学，久未相见，有点生疏，有点尴尬，也有点意犹未尽。来去匆匆，时光容易把人抛。生活给我们披上了中年的外衣，也许在心底，变老的我们，彼此都多了一份世故。当然这世故无所谓对错，在我

看来，既是一种成熟，也是一种懂得。各有各的烦心事，各有各的追求，各有各的平凡与伟大。

都是为了生活，都在努力生活，在平淡之中默默感受生活的芳香。就好比是眼前的佛手，心中的佛手，远方的佛手。亦花亦果，似花非花，似果非果，指间轻合，任卷任舒，至灵至性，淡中有味，清中有贵。它可以清朗朗，自成一处案室风雅。它也可以与一块石、一幅画、两三枝佛手，相映成趣，于禅香缭绕中，俯瞰众生，慈悲关照，拈花一笑。

你看它在岁月的长河里行走，却坦荡从容，由橙黄无声渐变至皱缩焦茶色，这饱满与清瘦，意象化的成分更多了，从地到天，从天到人，像贾科梅蒂的雕塑，像幽灵穿越时空之门，时而露出嫣然一笑。至于文人素来喜欢将佛手视为的清供之物，在我看来，大可不必

苛求，只不过是昭示了俗常之外的追求和暗示，时间的，独立的，自省的，无为而自在的存在。

最喜欢的是“拈花一笑”般的境地。在金庸先生的《天龙八部》中，鸠摩智就展露了一手“拈花指”的绝技。使出这招之后，大理天龙寺的高僧几乎都吓倒了，这种指法看似平柔，实则威力巨大。如“佛祖拈花，迦叶一笑”，据说三指拈物，无论如何坚实之石，皆能应指而碎。又想起那一年无锡拈花湾的旅行，身处其中，所见所感，物我两忘，某一刹那，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，想来也是有了“拈花一笑”的境界之故。

功夫是功夫，旅行是旅行，但与我们的生活又何其相似。若能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何妨一缕幽香染流年。这闲情，这幽香，须有日复一日的锤炼，须刚柔并济，须历经沧桑，方能拨开云雾，云淡风轻，拈花一笑。

生活感悟

“家味”小餐店

王文莉

小区附近的十字路口，有一家红红火火的早餐店，店主姓张，是个憨厚实在的汉子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好几个月不开张，大家都以为他搬到别处去了。

没想到，上周路过这里，我被一阵喇叭声所吸引：“今日晚餐供应包子、油条、胡辣汤，还有热乎乎的芝麻叶面条，快来品尝吧！”我循声望去，老张早餐店的门口，灯火通明，人影绰绰。我心中好奇，走近一看，还是老熟人，竟然是老张重新开张营业。他热情地招呼我，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。我好奇地问：“以为你搬到别的地方了呢，没想到又重新开张。”他微笑着回答：“没有搬，如果搬到别处，我肯定会在门口贴个公告。前阵子我生病了，休息了三个月。现在身体好利索了，就想把损失降到最低，早餐、晚餐都供应。”

原来如此，我环顾四周，店内还是老样子，桌椅干净整齐，消毒柜里

整齐地摆放着勺子、筷子、小碟、小碗，旁边的桌子上是一大盆凉拌萝卜丝，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。门口摆放着热气腾腾的油条、油饼、肉盒、菜盒、茶叶蛋、蒸包、水煎包，小米粥、八宝粥、胡辣汤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还新增了芝麻叶面条这一特色美食。他说：“天冷了，大家喝碗热乎乎的面条，暖暖身子，胃里也舒服。”

我点了一碗小米粥、两个水煎包，老张还不忘提醒我：“稀饭不够喝，可以免费加半碗。”我暗自感叹他的慷慨，问道：“你这样岂不是会亏本吗？”他笑着摇摇头：“不会的，咱们的稀饭没有添加剂，不过夜，明天会重新熬制。让大家多喝点儿，不然剩下也是浪费。”我盛了一碟萝卜丝，腌制得酸甜适中，脆爽可口，配着稀饭，回味无穷，家常味道。水煎包荤素都是一元两个，和原来同样的价格，简单的晚餐只需要三元，简单又实惠。

吃饭时，我注意到老张还开了抖音直播。他一边给大家打饭，一边对着镜头介绍店里的新品：“欢迎大家来品尝芝麻叶面条，一碗只需要五元。”我问他这样会不会太累，他笑着回答：“家里有老人、有孩子，我得努力赚钱啊。生病住院三个月，白白浪费了几个月的房租。供应早晚餐虽然累了点，现在拼一把，总能挽回点损失，可以安心回老家过个春节。”

老张老家是豫东的，一年也就回去一次。他和老婆在这里打拼，老人在家里带着两个孩子，做餐饮太费时间，一年到头也就是春节休息几天。好在俩孩子学习成绩还不错，自己也想拼一拼，帮孩子图个前程！他朴实的话语，让我不由地感慨：中年人真的不容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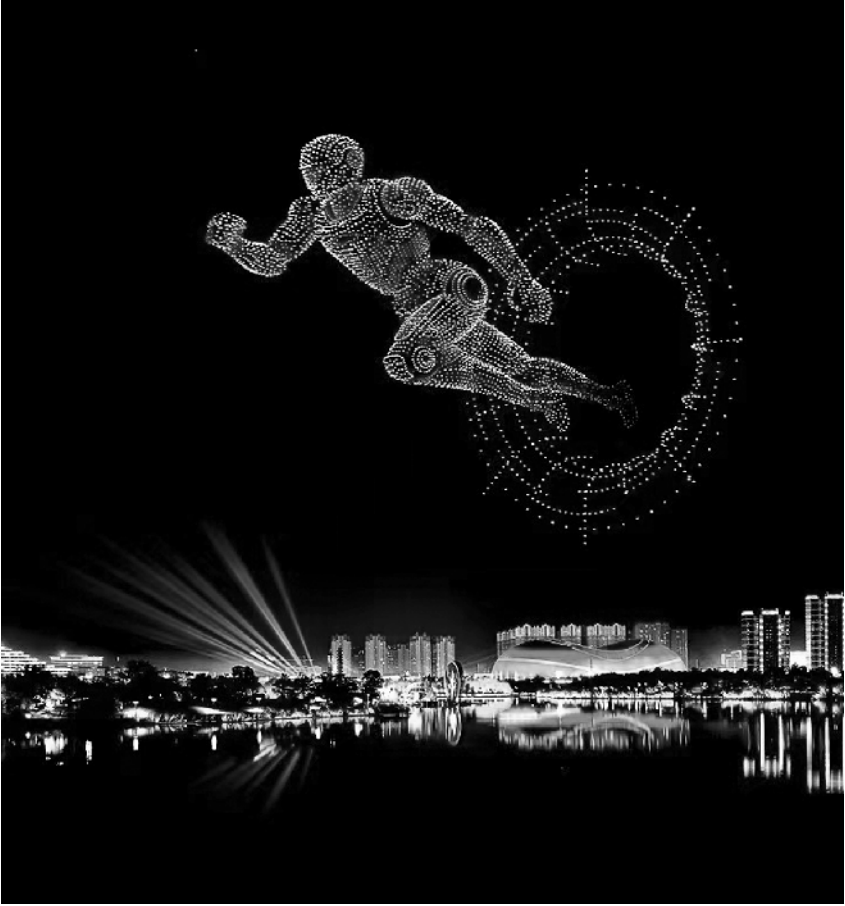
暮色将近，老张的店里总是人头攒动，不少年轻人看到直播，也结伴而来，成了常客。我夸他生意越来越好，他却谦虚地说：“小生意赚不了

大钱，能够养家就行。”

他没有因为生病而气馁，反而用勤劳和智慧，将小店经营得有声有色。他说：“普通人都不容易，没病没灾就是福气，人要知足常乐。”这句话，不仅是对他自己的鞭策，也是对每一个人的提醒。

有一次，一位家长带着女儿来吃饭。她感慨地说：“这里的饭菜便宜又实惠，我们娘俩回家做饭也得一小时，不如在这里吃完，直接回家辅导孩子写作业，节省了不少时间。”女儿也吃得津津有味，说芝麻叶面条好吃，像姥姥做的味道。老张开心地说，芝麻叶面条本是豫东人的家乡味道，大家吃得满意、舒心，我做饭也有劲头。

我想，这便是知足常乐的真正含义了吧。一顿家味的晚餐、一个温暖的笑容、一份真挚的关怀……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善举，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温暖。



光影飞天 璀璨淮南 陆士德 摄